

編輯者 政論社
 社址：漢口會通路四十九號
 零售五分
 定額半年七角五分
 連郵全年一元四角

政論

旬刊

第一卷 第十三期要目
 中華民國廿七年六月五日出版
 我們斷然有救……陳獨秀
 把這問題發揮自我……程滄波
 黨統一問題……鄭學稼
 滿洲國改組後的外交動向……沈巨粟
 滿洲國改組之意義……王巨川
 日本開關的改組……王巨川
 日本的重重失敗……王巨川
 中國文化與中國需要的文字……王巨川
 英國的遠東外交……王巨川

我們斷然有救

陳獨秀

去年九月，我在南京出獄未久，在中英協會和適之孟真晤談時，孟真向適之說：「我佩服仲甫先生，我們比他年紀青，還沒他精神旺，他現在還是樂觀」，他這樣說的緣故，是因為在那幾天以前，我們談論世界大勢時，孟真很頹喪的說：「我對於人類前途很悲觀，上月革命本是人類運命一大轉機，可現在法西的黑暗勢力將要充滿全世界，而所謂紅色勢力變成了比黑色勢力還要黑，造謠中傷，傾陷，慘殺，陰險陰狠，專橫武斷，一切不擇手段的陰謀毒行，都肆無忌憚的做了出來，我們人類恐怕到了最後的運命！」我說：「不然，從歷史上看來，人類究竟是有理性的高等動物，到了絕望時，每每自己會找到自救的道路，」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此時各色黑暗的現象，只是人類進化大流中一個短時間的逆流，光明就在我們的前面，絲毫用不着悲觀」，他很誠懇的向我說：「全人類已臨到了窒息的時分，還能夠自救嗎？」我說：「不然，即使全世界都陷入了黑暗，只要我們幾個人不向黑暗附和，屈服，投降，便能夠自

信有撥雲霧而見青天力量。譬如日本的黑暗勢力，橫行中國，壓迫蹂躪得我們幾乎窒息了，只要我們幾個人有自信力，不但可救中國人，日本人將來也要靠我們解救，不要震怒於他們那種有強橫無公理的武裝力量！」當時孟真也頗以我的見解為然。我現在還是想着。

請看！鹿地真先生夫婦的言行，堀田少尉的覺悟，他們不是貪生怕死，而是一種信公理不信強權的表示，而是黑暗中放出一線曙光，這小小的一線曙光，在我們人類還能夠自救的保證上，比中國軍隊打敗日本軍隊，還要有價值。有些中樞報上，很錯誤的竟有「堀田少尉向我軍投誠」這樣說法，簡直把曙光變成了黑暗，恕我不能附和！

我們不要害怕各色黑暗勢力籠罩全世界，在黑暗營壘中，遲早都會放出一線曙光，終於照耀大地，只要我們幾個人有自信力，不肯附和，屈服，投降於黑暗，不把光明當做黑暗，不把黑暗對付黑暗，全世界各色黑暗營壘中，都會有曙光放出來，我根據這些觀點，所以敢說「我們斷然有救！」

我們幾個人不向黑暗附和，屈服，投降，便能夠自

我根據這些觀點，所以敢說「我們斷然有救！」

把握「真我」發揮「自我」

程滄波

抗戰十年的經驗，證明過去若干想望是幻想，這所信若干想望，當然不限於對外，但是對外若干想望，在今日證明其程度尤高。那經想望在處境艱難中的中國，其動機原可原諒。本來社會界中許多問題，與自然界中許多問題不同，沒有肯定的方法去推算。所以想望未嘗違反科學，只須不自陷於幻想，幻想又只須立刻覺悟。

離國七月後歸國的觀察，思想界中有一個好現象：便是對過去幻想的喚醒。十個月前若干人認為跟蹤抗戰而來的若干事故，現實證明不是那末一會事，尤其對國際上的推測，到今日真如大夢初醒。我並不主張對過去若干幻想的人們，加以詛咒及毒罵，因為許多陷入幻夢的人們，除了極少數人以外，其心原是無他，況且他們所以陷入幻想的迷惘，同時有人跟着他們陷入同樣的錯誤，背景中尚有特別的原因。除非把這個病根剷除一個幻想消滅，第二個幻想跟着出現，一誤再誤，那真不堪救藥了。

「九一八」事變發生後，不是社會政府間有一個呼聲？這個呼聲，就是「自力更生」。這個呼聲的來源，原從「九一八」事變後一切現實的透露而來，「九一八」事變後一切現實的透露，教訓我們，一個國家的生存，什麼都靠不住，只有自己的努力是可貴。「一二八」戰爭後六年的和平，中國各方面自我的努力，不能說沒有成效，六年來國內的國防建設，交通建設，經濟財政的改革以及資源的

整理，都是從這個自覺中發生的推動力量。這次抗戰能够延長到十月，未始不是這六年來自我努力的效果，但這六年的時間太短，自我覺醒的效果，還未能盡量表現，自我覺醒的努力，還未能普遍到各方，未能深入到各方。朝野上下對於「我」的把握，未能切實，對於「我」的力量，未能充分發揮，因為這許多原故，外來的幻想可以乘隙而入，自己精神上搖動，本身可以產生幻想。

今天儘有多少自命愛國之士，終日皇皇然奔走四方，今天一種議論，明日一條陳，他們的動機不一作用不一。我的看法，這般人的奔走活動，不必責備，亦毋庸可放任，但是負責任的先生們，對這許多紛紜的議論主張，不可不有嚴密的甄別，甄別的根據，一方固恃識力，一方還恃定力，還要回到我上文所說的「自我覺醒」。必須對「我」把握得堅定，第一不致於自己內虛，外邪自由侵入；必須對「我」的力量，盡量發揮，然在事功上有特殊的成就，不會在現狀中轉圈，演成「繞室轉圈」那種醜劇悲態，中國歷史上士大夫階級最大的弱點，便是名利觀念太發達。一個人但知「名」但知「利」。他已失去了「真我」，沒有「真我」的人，儘管在一個時機，可以四利乘便，喧嘩一時，但他總是東搖西擺，地位愈高，誤事愈多愈大。抗戰十年的經過，處處可以看出士大夫階級的墮落，詩翁詞人去徵漢好使儒，不必再論，今日士大夫

的中堅，因襲中國歷史上士大夫各種劣模性，更加上近代的外套，他們充滿了民族的老態與病態，他們各種得意的處世技術，其實都是倒挽社會停滯社會的逆種。消極的「自愛」觀念，與積極的「工廠」「現象」等行爲，反映到社會，社會變成灰黑色，流傳到青年，讓願者爲之喪氣，勇進者益成偏激。抗戰建國前途的障礙，這是一個極嚴重的問題。抗戰建國過程中所應掃蕩的，莫過於此。

今天要趕緊建樹的，第一重要的是培養民族青年情緒，青年情緒是向上的前進的，不是倒退，不是停滯。青年情緒是自我的努力，根據自力創造現實。不是迷惘，不是幻想。自己能把握「真我」，發揮「自我」的種種力量。什麼叫「走不通」？各人貢獻其真誠，在本位內勇猛地努力，積累各個人的真誠努力，什麼路可以走得通。今日叫「走不通」的人，只是自己先在環境中劃了界線，顧忌這個，顧忌那個，還是意志上的病態。老態，我願奉勸社會與政治上各基幹分子，趕快多接近各思想的青年，不但接近，並應慎重研究他們的思想言論，此爲返老還童的効力，今天我們民族的衰老，由於士大夫支配勢力依然強盛，希望民族青年情緒的高漲，必須對士大夫階級加一個極大的懲罰，使得他無法抬頭。這在乎社會各層青年有志之士，不論年齡不論地位，第一在心理上打破所謂士大夫的伎倆，不受他們的影響。第二凡是覺醒的人，自己要做幾件給他們看看，惟有各種事實的

黨派統一問題

羅敦偉

一 黨派統一問題，在原則說上，本應相與結合於一黨，本來不成爲問題。可是最近不備引起了人們的注意，而且反對統一的人們，憑着他們的錯覺，還在大放厥辭。個人以爲討論這個問題，應極力避免黨派的私見或者什麼政治上的成見。而應根據歷史的進化原則，科學上的一定原理和中國今日客觀的需要。用極客觀的態度才能得到一個公允的結論。

一

黨派的本質是什麼？這個問題當然首先要有一個最低限度的了解。有人說：「黨派是相對的名詞，別的黨派消滅了，科學的說來，任何一黨一派即不能存在。這固然是對的，但是黨派却不一定要在國內強成對抗，所以不能因此斷定一個國家之內，不能有一個統一的黨。黨派的本質，有人說是代表一種政治思想。如『統派政治科學的學者白爾克等』都是如此說法。有人說是代表一個階級的利益，如蘇聯學者特諾維埃夫等都是如此說法。我爲『社會主義政治學』一書時候，曾經下過黨派的定義。大意是說「政黨是一種人羣的結合，這些人羣，有時是代表一種共同的政治思想，中共同的政治利益或代表一個或多個階級的利益，從事政治鬥爭的集團。」現在一般人十所指的黨派，即是上述範圍的政治集團。這固然是最基本的認識。

四

其次，說到中國的黨派問題。中國國民黨是代表中國整個民族利益的黨。中國的社會本質，完全是次殖民地經濟機構。既不如封建社會有等級階級的對立，也不如資本社會之有有階級無階級的對立。整個中華民族同受帝國主義壓迫之下。由最近日本帝國主義對我侵略的尖銳化，更證明了這是鐵的事實。當然國內也免不了有不明顯的階級對抗，也許有許多利害不同，可是自與帝國主義的對立，看來，國內小的對立，都必然的是「矛盾的統一」。中國國民黨即是「矛盾的統一」的整個代表的政黨。但是要注意的，即是國民黨却不是「矛盾的統一」臨時的代表，他正具有消滅這種矛盾的主義。三民主義的民生主義，即是要造成「大同世界」，幻滅一切社會上的對立。因此，在今日萬分嚴重的局面之下，一面是「抗戰」，一面還要「建國」。實行「計劃經濟」，充實國防的物質力量，而且消弭階級鬥爭於無形。因而可以知道國民黨是永遠的唯一的代表中國整個民族的政黨。完全是中國這個特殊社會結構中間，所產生出來的特殊政治集團。關於這一點，中國今日已有的各政黨業已表示認識一致。所以自共產黨以下，都一致的聲明信仰三民主義，一切統一於抗戰，這個顯然的並不是思想不同，意志不同，利害不同，而暫時合作抗日，乃是思想和意志統一，利害統一而永遠的結合抗

表現，方能促成士大夫階級的沒落，士大夫意識的消滅。

「抗戰必勝，建國必成」。是本黨今日最高的口號，也是本黨對國事自信的表現。在這個口號下面的本黨同志，及全體國民。如何達到「必勝」與「必成」。人人必先把握「真我」發揮「自我」。掃蕩過去民族一切衰老疾病的心理，建立民族的青年健康情緒。過去十月的體驗，青年的自信心強於中年老年，智識簡單者的自信心，強於智識複雜的人，今年二月底，我到英國利物浦，中間應該準備激刺，在我公堂作兩天的演講，兩次談話，每次演說後，僑胞捐助救國公債，數逾壹百英鎊，出錢與聽講的人，都是勞工赤貧之人。并知道有一個華人，把他在英國十餘年的積蓄共一百餘鎊，悉數買了救國公債，又我在國外周遊時所接觸的留學生，多半能對成年人精神上有極大的鼓勵，所以我常常想：社會應當讓他們來領導，他們還保持良知良能。他們尚有「真我」。士大夫到今天若再不覺悟，士大夫階級自己要受時代淘汰而趨於沒落，尤其受過西洋教育而會做官的人們。他們所表現的多麼使人悲哀！他們的前途，又多麼使人憂慮！

日結合建國。信且且的信仰同一個主義，而又認為是暫時的合作，這個在政治指導原理上是不通的。

三

有人以為「歐美政治健全的國家，不獨不會想停到黨外無黨，並且也不會禁止黨內無派」。而且「歷史的教訓是嚴肅的」。其實，歷史的教訓，並不是機械地嚴肅。尤其不是庸俗地看到歷史事態表面的人們，所能接受的。歐美政治是否健全，是另外一個問題。假定我們可貴的，歐美政治是最健全的政治吧。但是大概總不能否認歐美政治是資本主義的政治。在資本主義的統治形態之下，經濟機構上的力量是寡頭的。有的是比較複雜的寡頭，例如法國他們是多黨制，英美是比較簡單寡頭，他們是兩黨制，最近也有多黨的傾向。代表多數集團的資本政黨，當然並不想停黨外無黨，也不在禁止黨內無派。一旦資本的統治高度發達，經濟機構單一化，獨占化，即立刻復為統一的政黨。德國的納粹黨，意大利的法西斯黨，都有他們歷史發展的必然軌跡，只有最庸俗的政黨論者，才以為是為人的。蘇聯共產黨的統一，也有他的必然性，完全是因為無產階級專政時期，獨占主義基礎上，應有的上層建築物。而蘇聯無產階級專政，才來不是健全發展，更不是馬克斯主義所指示一定的路線，因而有托派的對立，而托派又在獨占主義之下，去爭取政權，當然會排斥為「漢奸」。所造成的一專橫，墮落，陰謀恐怖，一切黑暗現象，招來國內不斷的紛爭。正是以獨占主義，對抗分解運動必然的結果。如果認為乃是一黨制所造成，那真是不理解歷史上嚴肅的教訓。甚至連法國革命後黨爭「恐怖時代」的慘殺故事都忘記了。

五

中國歷史上的教訓，也就够嚴肅的了。太遠久的不必去說，最近如前清末年迄民國北方政府時代的所謂黨派，也完全是因為社會經濟機構的本質的產兒的中國是一個次殖民的國家，國際帝國主義不可諱言的是多元的侵略，因此政黨也是多元，中國國民黨是企圖以民族政黨來幻滅帝國主義的追隨政黨，所以伴於民族主義的拾頭，國民黨也就蒸蒸日上。可是國際勢力並沒有完全推出於中國領域之外，因而親×派，親×派的政治黨派，非常之多。這都是歷史上的教訓。現在國民黨既領導民族復興運動，代表整個民族利益。而我們的正確的路線，在經濟上是「計劃經濟」在政治上是一計劃政治。必然需要一切的統一，而且要組織化，統制化。在民族統一運動高潮當中，沒有成立兩個以上黨派的客觀基礎。如果一定要作黨派的對立，那末，既經代表民族利益的國民黨對抗，必然是代表國際帝國主義或者代表其他國家在我國勢力的黨派。而且必然的會要分解我國的民族統一運動。構成中國內部分解運動的危機。假定說在思想上是信仰三民主義，在行動上是擁護民族運動，在政治上是擁護抗戰建國綱領。而本質上也是代表民族的利益。由政治理想一直到代表利益完全相同，而又不相結合於一黨，科學地說來，當然是不合邏輯。因為有民族運動的三民主義之下，始終是實質的統一，絕不會造成資本主義的寡頭體制，不需要黨林立，或者黨派對立，並不是臨時的而且是永久的。

六

再進一步說，現階級的中國，固然需要統一的領導，要強化國民全體一致的團結，尤其需要統一的政治組織，統一的命令與行動，絕不可以有倡多黨之論。而且要促使一般過去各自組織的錯誤行爲，而相與結合於一黨。目下大家既已經信仰一致，行動一致，所代表的利益如果真是抗日救國，為中

七

國利益而奮鬥。又如果真正合乎政黨的本質是政治思想相同或所代表的利益相同的話，那末，這個時候正是結合於一黨的機曾。而且，在一個主義信仰之下，也永遠不會分開。學究們祇懂得死的歷史，不知道歷史事實不是循環的是進化的！

「思想統一」，原來並不是統一各人的「思想」。是統一思想上的政治見解和政治態度。統一信仰，也是統一政治主義的信仰。在同一「民主主義」下，有信仰佛教的，也有信仰基督教的。有人不了解這個，而大放厥詞地說「統一思想」信仰根本是一個荒唐而無稽的幻想，這個完全是誤會，以為主張統一政治仁慈態度的人們，是企圖統一個人的思想，真是差之毫釐，謬以千里，關於思想統一問題，我以前在中國社會四卷一期「思想統一運動特輯」上面寫過一篇長文，此地不便再細細檢討。

總而言之。就科學的法則說，適應於歷史的發展，黨的統一是一必然的。而就當前客觀需要說，消極方面：非統一國內的各黨各派於一黨，不足以強化舉國一致抗戰的力量。「聯合」，「合作」之類，是不夠的。積極方面，要求「抗戰必勝，建國必成」，更非永遠統一於一黨，肩負起巨大的任務不可，絕不可以再有內部的分裂鬥爭。而就政治上的主義說，政黨的本質說，信仰既已相同，利害也完全一致，大家如果徹底為民族國家工作，不替國際主義或外國在華利益工作，也無疑的具備了相與結合於一黨的條件，當前的「統一運動」實在沒有問題，其所以已成爲問題的原因，即是過去成見的錯誤作用。大家應該看見白大家共同的危機，弄清楚真正的生死關頭，深刻的覺悟，勇敢的「從善」，朝着新生命的光明大道，奮鬥地共同邁進！

所以，我們說，今日黨派的統一運動是不成問題的！

敵閥改組後之外交動向

鄭學稼

五月二十六日改組的近衛內閣，引起國際的注意，本國輿論，也有不少估評。這裏，僅就外交

國人對敵情的論述，每懷有先見之濃厚主觀，同時又常常塗上無知的色彩。中國共產黨的機關報——新華日報就是這一類型的代表。一月前當近衛內閣着手履行改革貴族院諸言的消息傳來時，該報記者附以「加緊法西斯化」的標題，殊不知貴族院改革的用意及結果，不特不「加緊」，而且反與「法西斯化」相背道而馳。這種叫囂的說法，對與「知彼」無補，又和「知彼」之「杜絕內閣」一樣地，受敵人的冷笑。

另一個類型，是政治上的嗜利主義。這種輿論的代表者，是以編製內容見稱於國人的大公報。大公報月來的社論，浮滑不堪，左右逢源，並無一定的和一貫的觀點。就以這次「敵閥改組」的社論而言，也有明知故犯的說法。依該報記者的估計，對近衛內閣改組後的方針，如此地告訴我們：「第一是加緊仇視蘇聯」。「仇視」而冠以「加緊」，「加緊」又形容以「第一」其嚴重可知，但不幸的事實，却與之完全相反。

一個國家輕易地對另一個國家發生戰爭，如不是具有較優勢的國力，就是利害尖銳的矛盾。日本帝國主義的實力，不及蘇聯，這連三坂宅自己也十

分明白；所以，需要「防共協定」為她在西方牽制。同時，日蘇的利害矛盾，自中東路出賣後，已減低了若干倍。沒有一個理由，可給我們用為斷定這兩國國交，要「加緊仇視」。而況，日寇目前的注意力，還集中於後果不可見的侵略中國。大公報記者，正確地指示我們，改組的敵閥，是「對華務求速戰」，但他由而做出「並計劃更大的國際戰」的結論，頗堪探究。自徐州陷落後，有一些人的抗日意志受着打擊，鑒於英國的摸索外交——為日本的侵華而努力穩定西歐，為西歐的局勢，而企求日本得可則止。必然地把希望放在蘇聯的上面。在這些人看來，如蘇聯不出兵，則中國的前途暗淡。要蘇聯出兵，用「加緊仇視」的文字，在他以為是聰明。不知戰爭不是捉迷藏，政治家不是玩皮的小孩了。當國際正義不存在的今日，蘇聯之對日本的挑戰，或日本之對蘇聯挑戰，是決定於實際的因素，任何鼓吹與祈禱，都沒有實效。

日本帝國主義，不只一次地向蘇聯挑戰，但當偽滿境槍聲響時，在烟霧中的日本政治家，巧妙觀察蘇聯的態度。當證實蘇聯是名實相符的「和平國家」時，他放了一百個心。震盪的外交家，比我們更明白當英美法美不保證蘇聯對付日本時，只要日本不侵犯蘇聯寸土，則蘇聯也不取人尺地，既然日本傾全力於對華的「長期戰爭」，則對於蘇聯之「保境安民好方針，是求之不得，既無需「仇視」，更

不用「加緊」。

過去，在鼓動日蘇戰爭的，是因漁業及石油權而引起仇蘇的資本家，與少壯軍人。當後者忙於應付中國時，在軍事觀點上，在外交方針上，都沒有發動對蘇戰爭的勇氣和可能；恰恰相反，由末次到荒木，反知道儘量利用西歐的局面，以牽制蘇聯，先解決中國，至於前一種人，主要的是日本產業財閥，其他小資本家，則等於衝里，唯鮎川義介（日本產業財閥主人）之命是從。鮎川以「漁業王」的身分，指揮具有同利害的人，反對蘇聯，但當他已取得滿洲及華北開發的特權時，他早感資本的不足。現在，連鮎川的後台老板，前政友會的「將軍」，與法西斯軍人相勾結之久原房之助所打的算盤，也把對蘇列於第二。

不僅日本國內對蘇的空氣緩和了下來，不特日本更視收買中東路應付的債務因蘇聯無實力的對付更加抑低「仇蘇」的情緒，而且海軍的當事人，當石油與艦隊的關係，在對華戰爭中，在國際環境不利於甘為我首時，也極力反對「北進南守」的政

策。由之，在今日的日本，誰來「仇視蘇聯」？誰敢「加緊仇視蘇聯」？誰更敢把這宗事在「外交上」列於「第一」。由陸軍到海軍，由軍部到對蘇有利矛盾的財閥，所有的舉動，都與大公報之「日本通記者」的估計相反。

過去，我們失去東四省，所給與輿論的教育，是「日本進攻蘇聯」，到底進攻的刀鋒，是朝向中國。現在，近衛內閣改組後的外交，所給與輿論

利主義在輿論的教育，是「加緊仇視蘇聯」，可能的結果恐怕又是日本對蘇和協而「加緊」屠殺中華民族吧！

這種任務，新外相了垣是堪以負其的。我們此後將看見改造社記者之夢見了垣與史大林會見的外交談判，在世界外交舞台中開幕。

如果日本帝國主義為侵略中國，而暫時放棄「北進南守」，則由於中國戰局發展的趨向，將從黃河流域泛濫到長江，必然地或且說可能地，採取海軍歷來所主張之「南進北守」。但大公報社論之「同時打擊英國」的估計，也只有一半對。日本為什麼要打擊英國？因為英國的行動，給日本侵華以阻礙！但若便英國知難而退，或以中國為犧牲對象，則日本何必在元氣損失之後，多招來一個可怕的敵人？

我們應該如此地估計近衛改組後內閣的對英外交。一方面，將阿部信行的職務（大本營台灣支部負責人），交給松井石根，由松井指揮佔領廈門，準備更進一步之佔取粵南，潮汕而抵廣州，把香港應為死港。三宅坂及霞關的情報，都知道英國在目前難於對日有積極的行動，故取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一鼓作氣南北並舉。企圖征服中國。如果英國敢出來阻止，則已奉命而待，無所懼怕。由之，素來主張恢復日英同盟的廣田宏毅，離開外相的椅子。

然則，這是否說：字垣的外交，就對英戰爭呢？那也不是。日本帝國主義在侵華戰爭未結束前，在國際情況還不利對英戰爭前，現在外交的佈置，是一面威脅英國，一面希望英國以中國為犧牲對象

承認日本合法地佔領華北，把華中華南作為資本自由競爭的地盤。因此，可以說，字垣就任外相，含有威脅英國的作用，但日英談判之門，也並未關閉。

近衛內閣，既把對蘇對英的方針決定之後，此後將見到按照其已定計劃而促其實現。我們自己不要自己幹，只在自己幹得有成績，而後人們方敢管別人怎樣，應當更努力調整內部之軍事上財政上而助我。

一 關於李公樸先生與民族革命大學

民意二十五期上有一篇王亞夫先生的「不堪回首憶民大」，說敵人進攻晉南時候，民族革命大學負責人李公樸先生與同學們「最後一課」，並激昂慷慨說要和同學們「游擊」來，當晚「便偷偷摸摸地搭同學路跑了」，害的民大同學羣龍無首，死的好苦。晉南失守以後，我看到許多李公樸先生丟下同學私人先逃的小文章，也聽到許多朋友這樣說，今天又看到王先生這篇通訊。

我認爲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這關係到領袖出賣民族，及作領袖的人格問題。一個作領袖的人物，如果作出出賣民族的事，那就等於一個人的人格破產，政治生命的新絕，文字寫的好，口說的好，再高，那將只是騙局，不會另有意義。

二 籌備中的編輯人協會

武漢雜誌報章的編輯人正在籌備組織全國編輯人協會，一方面作編輯人的聯絡機關，一方面作救亡工作。這當然是件極好的事，我們希望趕快成功。

不過，打開窗子說亮話，編輯人中因思想意見不同，派別是得複雜的。因此我們現在不能作大家來作吧。那嗎就讓編輯人協會來積極作點人家都有的救亡工作，作總的大家來作吧。那嗎就讓編輯人協會來積極作點人家都有的救亡工作，不是來出風頭，也不是佔着地方，自己不作工作也不讓他人工作。自古亡國，不由黨爭，想國家的情形，黨爭可息了吧？（全）

敵閣改組之意義

劉燕谷

一

幾月來浸在不穩空氣當中的近衛內閣，已經在本月二十六日宣告局部改組了。改組的結果，以宇垣成一代替廣田，以池田成彬代替賀屋和吉野，而更以荒木貞夫代替了木戶。復據新聞所載，陸相杉山也有辭職的消息。一個內閣的機構，當然以財政、外交、陸軍為其主要的構成部分，而現在敵閣所改組的，正是這些主要的構成部分。所以這次在名義上雖是局部改組，而實際上實無異於重組。

敵閣的改組，首先引起我們注意的，便是閣員人選和時間問題，新入閣的閣員，共有三人，而其中兩個都是陸軍大將，都是軍部中的佼佼者，雖則他們不能代表整個軍部的意向，最低限度，也可以代表某一部分的力量，一個是日本金融資本的軍鎮。其次敵閣的改組，雖然早有傳說，而其實現，則在侵佔徐州以後，由於前者的觀察，我們可以知道敵閣的改組，其用意是趨調整內閣以適應長期戰爭的需要；而由於後者的觀察，則是企圖加緊對我的侵略戰爭。

從蘆溝橋事變以後，敵人始終信任板垣征四郎上肥原賢二「支那通」的論調，以為不戰就可以獲得一片廣大的平原。戰事爆發後，他們又以爲佔領上海及陷南京，便可以使中國「屈服」，而提出了「速戰速決」的口號。的確，不論敵人的

軍事力量怎樣強大，脆弱的新興日本帝國主義的經濟鎖鏈，是經不住「長期戰爭」的狂暴的摧殘的。他們完全忽視了中國新興的力量，而中國的堅決的抗戰，却不能不使地走上了不願意走的路。長期戰爭，嚴重地打擊了敵人的經濟基礎；而因經濟的脆弱性，更很迅速地影響到一切政治的文化的生活領域。恐慌和不安，籠罩着整個東亞的三島。公債銷路的呆滯，反戰情緒的高揚，以及其他的一切，都足以使這位初出茅廬的「青年宰相」感覺到悲哀。爲了要克服這些困難，內閣的補強工作，當然是必要的而且也是不能避免的。這是敵閣改組的第一個原因。

不論敵人的經濟基礎怎樣脆弱，不論敵國民衆反戰情緒怎樣高揚，要是沒有暴力的打擊，是決不會驚醒法西斯軍閥的侵略的迷夢的，特別是在侵佔了徐州以後，初步的計劃，在軍閥的心目中，已告完成；今後的步驟，一方面是要佔領我國各海口，切斷我國與國際間的海上聯繫，以實現其完全封鎖的計劃；而一方面更發動各地兵力，進攻武漢。要實現這樣的大計劃，當然非發動更廣大的兵力不可，而要發動更廣大的兵力，必須加強國內的行政機構，這樣，內閣的改組，又成爲必要。這是敵閣改組的第二個原因。

敵閣的改組，在上述原因之外，當然含有其他

的原因。例如有許多人以為廣田的辭職，要使敵國的外交方針，發生重大的變化，因爲廣田是主張對蘇的；廣田的下台，也就是對蘇政策的失敗；而新入閣荒木，又是著名反蘇的健將，其實我以為日本現在正傾其全力對付一國，決沒有餘力再涉及其他，廣田的下台和荒木的入閣其意義僅限有消極的，就是說要同德意兩國聯袂，企圖強化羅馬，柏林，東京間的軸心，而並沒有積極的要向蘇聯進攻的着思，日蘇中間的一戰，誠然是不能避免的；這不僅是因爲他們政治制度的不同，而且也因爲蘇聯中間利害的衝突。不過目前要作遽然的論斷，恐怕未免失之過早罷。

二

敵閣的改組，其重要的意義，不在於閣員的更迭，而在於本質的轉變，關於這一層，可以分下列三點來說明：

第一是從偽裝的民主轉變到法西斯的獨裁，近衛本來是爲「方元西園寺」所最矚目的一个新進政治家。他不時對於政治的見解，也頗受西園寺的影響，帶有濃厚的自由主義的氣息。當他去年上台的時候，正是各政黨高揚揚憲政旗幟的時候。他的第一步方針，便否定了林銑十郎內閣變幹的方法，而着手從事于政黨與軍部的調整，他想利用虛偽的民主的字號，來欺騙統治下的民衆，各邀請政黨黨員入閣，網羅各大學教授組織智囊團等等。而近衛內閣所以能獲得「人氣內閣」之稱，其因也確在是。但是等到軍部一手製造蘆溝橋事件後，這位號稱「實

「年宰相」的近衛，爲了要苟延自己的政治生命，不能不捨棄民主的招牌，而完全仰視軍部的鼻息。末次信正的出任內相，便是近衛在形式上對軍部表示初步的屈服，而其他如龐大預算的製成，對華侵略的徹底，強制國家的經濟統制，都是由於軍部的指使，而在這次改組中，更有露骨的表现。宇垣的代替廣田，荒木的出任文相，更完全是受了軍部的指使。軍部的一臂一動，一舉一動，都足以成爲敵國的指針，所以目前的敵方軍部，並不是政府的代言機關，相反的，敵方的政府，却成爲軍部的執行機關了。

第二是軍部專政的合法化，軍人干政本來是違反明治勅諭的。可是敵國在維新後，因爲資產階級革命的不徹底，到處都埋藏着封建制度的餘燼。這種遺毒，反映在日本憲法上的，便是帷帽上素樸的獨立，和海陸軍大臣必須以現役或後備役的大中將充任，佔領軍部要津的濶闊，便利用這些規定，時常對政府作消極的挾。這些例證，在日本憲政史上，竟是多得不勝枚舉。五、一五事件以後，軍部更顯然在政治上取得了操縱的資格，可是始終並沒有獲得合法的地位。而且正因爲是隱然的操縱，所以時常不免遭受一般的非難。民政黨議員齊藤隆夫在六十九屆議會中所發表的排斥軍部干政的有名演說，曾經博取了廣大的同情，而在一些資產階級的機關報上，甚至還譽爲「國民之聲」。去年林銑十郎受軍部的暗示而解散議會，更遭受了「非法」「遠慮」等等惡意的非難，而不得不出於辭職的一途。可見軍部雖則一意專橫，畢竟還不能不稍存顧忌。這次近衛內閣沐于不安空氣當中，也早有辭職

的消息，而結果則僅行改組，這因爲近衛的留任，對軍部只有利益而沒有弊害。因爲無論如何，近衛還掛着「民主主義」的幌子，可以吸收某一階級的同情，而同時，內閣經過這一次改組，實際的權力，完全落在軍部的手中。軍人出身的大臣，計有五人，占全體閣員的半數（日本現行之組織，分十一省，共有大臣十人）。在內閣會議中，只消分散一二閣員的力量，便可完全包辦。這樣他們就可以掛「人氣內閣」的羊頭，而出賣三宅坂製的狗肉。

第三是金融資本參政的表而化，法西和金融資本，本來是不能分離的兩體。法西的專權既然取得了合法的地位，金融資本的勢力，也必然的要隨之強化。新任財相池田成彬，是日本大財閥三井公司的總經理，是金融資本的大柱石。一向他都是隱在背後，指揮或支持政府的財政政策，這次因爲公債發行額的增大，關係他們本身的利害太大，所以就不惜親自出馬，企圖作有利的斡旋，池田的登場，一方面固然表示金融資本參政的表而化，而另一方面也可以說明日本金融資本家的焦急心理。

二、

基上所述，我們可以知道敵國的改組，對內是想加強統治的力量，對外是想加強對華的侵略戰爭。這是法西軍部幾年來的宿願。他們知道要征服中國必須先要征服自國的民衆。

從改組的形式上說，敵閣的力量，確已加強不少，特別是池田的入閣，誠如某觀察家之觀察，可以減少近衛內閣與財界之磨擦。加強戰時財政經濟之統制，亦較易實行。但是池田的登場，也有他的

不利的因素。第一是公債的銷售。從去年華北事變以來，日本爲應付鉅額的軍事支出，發行了二十五萬萬元的公債；昭和十二年度的赤字預算計算在內，公債總數達卅四萬萬圓，這一筆公債，到目前爲止，還沒有銷售到半數。而今年因龐大預算的作成，公債要達六十萬萬元，加上去年度未消化的公債餘額，總數當在八十萬萬圓左右。這一個龐大的驚人數字，日本的國民實在已經沒有承銷的能力，過去費屋雖然想盡方法，如獎勵貯蓄，優待資本等等而結果總不見效。池田雖然是金融資本的大柱石，但是如果沒有化石爲金的妙法，一定更難辦的覆轍。第二是資本部門間的鬥爭。資本部門間的鬥爭在日本本來是激烈地進行着。池田以後，因軍需工業重工業資本獲利的豐厚，而引起了輕工業部門的妒忌嫉視。特別是「中國事變特別稅法」的厘訂，因對於金融資本的優遇，而更引起金融資本和商業資本的分立。池田的出身，是金融資本，因此，他所採的政策，也必然地要傾向於金融資本的利益，而更引起資本部門間的鬥爭的激化。在過去，池田之所以不肯輕易出馬，其原因也就在此。

總之，敵閣的改組，是法西軍部的最後掙扎，要是經過這次改組後而仍不能有所成就，其結果必然要促成日本帝國主義的崩潰，但是我們的觀察，如果僅僅注視於經濟原則的發展，而忽略了軍事力量在這中間的比重，一定要陷于不可挽救的危險。我們的當前任務，便是要集積更大的努力，予敵人軍事上的嚴重的打擊，要使各地的戰場，都成爲日本帝國主義的葬身之墳墓。

日本內閣的改組

沈巨塵

敵人內閣又作一度局部改組，去年第一次改組是木戶，末次上台。海軍大將末次出任內相，對於國內的反戰份子，大肆拘捕，充份行使軍閥的橫暴統治，可是半年來的結果，國內動亂隨着中日戰爭的延長而增高。五月二十六日近衛內閣再度改組，外相廣田去職，由宇垣一成大將接任，藏相賀屋去職，由實業界巨子池田成彬接任，並合併工商省於大藏省，由新任財相池田兼轄，荒木出任文部省大臣，木戶專任厚生省大臣，傳說中尚須改換的是陸軍省，有以板垣代替杉山的消息。

近衛內閣改組的原因：第一，國際上感到孤立。廣田的協和外交，跟着軍閥狂奔，既沒有聯了英國，也沒有和協俄國，反在積極侵略中國的政策下，聯合德意，反英拒蘇。目下歐局改觀，助日反英的意大利已與英國妥協，德意關係也較前鬆弛。德國因英法同盟在歐洲孤立，日本因英美合作在遠東孤立。日本要打破孤立局面除德日作進一步勾結外，即是要改換廣田外交路線，另走新路子。第二，是中國抗戰到底的國策打破日閥速戰速決的迷夢，日閥為應付長期的中日戰爭，由泥濘中自拔，改組內閣加強對華作戰力量。第三，戰爭延長，消耗日多，怎樣能供給長期戰爭的財力，不是實業藏相能勝任的了。第四，少壯軍人的跋扈，引起政黨及其

他軍人派的不滿，也使近衛難堪。近衛為消除各黨派間的矛盾，稍挫少壯軍人派的兇鋒，拉上反對少壯派的宇垣，荒木入閣。第五：迅速結束中日戰爭，準備更大的國際決鬥。

改組內閣的目的則在加強所謂舉國一致的力量，實行對華的更大冒險。為的集中力量，須與團結各黨派。年來各政黨自身缺乏有力領袖，處在軍部高壓下，日趨沒落，但是在社會間代表一種社會力量，政黨沒有代表參加內閣，至少是一部份資本家被拋在政治圈外。近衛想將這些力量拉進來，沒有適當的人可以拉，而且不易得到軍部的同意。即勉強可拉上幾個政黨人物上台，試問那一個敢擡軍人的凶鋒，有抵制少壯軍人派的勇氣？近衛有近衛的苦衷，他不能使少壯軍人派過於張揚，連自己也要受他們的脅制，他需要在各種力量的均衡上建立起自己的優越地位。譬如「總動員法」的提出，全是近衛發自己的臉面，聲明以不在中日戰爭中適用作担保，獲得通過，及至戰爭局面變化，「總動員法」宣佈實行，近衛有說不出的苦衷，他迫於少壯派的威逼不得不出兩反兩的自己失信於人。這種受人左右的屈辱局面，近衛是不甘心的。為的加強力量須拉籠各派，為的挫折少壯軍人的跋扈也需聯合各派。在這兩需要下，政黨無人才可上台能上台，只

好找與軍人及政黨皆有關係的人物應需要；宇垣，荒木，池田成了應此需要的絕好角色。宇垣是日本政界「感星」，素來反對少壯派軍人飛揚跋扈，因此遭忌於少壯派，致組閣之事在寺內，杉山聯合反對下而流產。但是宇垣會四任陸相，充任朝鮮總督六年，在軍人中有勢力，在社會上有威望，民政黨屢次要求他担任總裁，可見宇垣聲望勢力之一斑。荒木多年來即是陸軍一派的首領，領導大批軍人左右宇垣與少壯派之間，他上台無疑的可以加強內閣力量，抵制少壯派的跋扈。池田與軍人及政友會俱有深切關係。他三個人入閣政黨及軍人的力量都可帶進內閣。現在算來近衛內閣共有個五大將，二個海軍，三個陸軍，所以有人說近衛內閣變成戰時內閣或軍人內閣。這個內閣的主要作用，在加強政府力量，實行動員法實施以後的高度統治，預料池田成彬的好戲是將更多的款項，獲得支持長期戰爭的軍費，對工商企業要作進一步的統制，壟斷一切財源。文部大臣荒木將以其獨有的皇道教育以統一國民意志，實行所謂精神總動員。

總之，這次內閣改組，力量比較集中與加強，近衛的權力在各派均衡之上比前加大，少壯派的凶焰稍受挫折。近衛想以內閣改組調和各派衝突融合各派力量，恐怕在各派俱稍得勢的局面下，衝突仍不可避免。雖然如此，內閣的力量確是加強了。加強以後的日本內閣，對中國將施行更積極的侵略戰爭。

企圖在大規模的侵略下迅速結束中日戰爭，以便轉與英美蘇聯爭雄長。對中國以外的各國，如英美要更求於和過去的英英恐怕要變為敷衍英國的把戲，暫不會南進與英美較量短長。就以這次內閣改組而論並沒有加大海軍的力量，上台的兩個大臣全是陸軍大將，這證明大陸政策是現在日本的主導政策，海洋政策暫時歇手。日本暫緩南進固在集中力量侵略中國，尤在避免與英美尤其是英德衝突，廣田下台，大部份原因由於對英外交走到絕境，與日本三唱反英變質的意大利已和英國妥協，日本失掉聯手，已無力反英。宇垣之來為的打開英日關係的局面，最近的將來，日本要用盡智力緩和英日的關係。至於說到日本要在英日關係緩和和中給英國大開調和中日戰爭之門，恐怕未必。日本改組內閣志在加強侵略中國的力量，日本另走和英之路為的減少獨佔中國的阻力。在獨佔與征服中國的毒計下，日本不需要講和事老。

對英美妥協和，為的征服大陸，因之日本對蘇聯的關係恐怕要趨趨強硬。日本為自身征服中國計，反對中蘇結合，為呼應德國的反共高調，增多蘇聯的顧忌更要對蘇強硬，博取德國的好感，增強德日的勾結關係，但是對蘇強硬，在德國或有與蘇為敵的可能，在日本只是一種恫嚇，不是一種力的對抗。日本對付一個中國已弄得竭疲力筋，決不敢再妄

生事端。對蘇外交含有恫嚇性的強硬，不過是以此種手法欺騙英美人士，獲得德國的助力，使蘇聯增加防守自己邊境的力量，無力向外發展，以孤困中國。實現征服中國大陸的迷夢。

所以敵人內閣改組，對內在減少各派磨擦，增強積極侵略中國的力量。對於英美要力謀緩和，對於德國更作進一步的勾結，對蘇聯要稍趨強硬，以虛聲恫嚇使斯大林更守保境的和平政策。這些不外集中力量迅速結束中日戰爭。日本的目的在征服中國，獨佔中國，與歐美各國的關係圍繞着獨佔中國的輻軸旋轉。自從日本對外發生關係以來，步步不離開這個輻軸，中日戰爭是如此，英日同盟如此，日俄戰爭如此，參加歐洲大戰如此，參加華府會議也如此，最近幾年時而反美，時而反英，時而勾結德意，時而高唱反蘇皆是如此。日本總不會離開征服中國的輻軸，此次內閣改組主要的為對付中國，對外關係仍是依傍輻軸旋轉，以便集中力量征服中國的力量。須集中力量始能繼續作侵略中國戰爭，這證明日本的力量已不够用了。不够用而仍然強打精神的磨幹下去，這是「至死不悟」，至死不悟的人只有走入死途的一天，如果中日戰爭再打一個月，日本的一切已無法再振作了。以改組內閣振作精神，無異打強心劑，病入膏肓的人，強心劑再打的多，也未免一死。

英國遠東外交的一節，譯述如下。
英國在亞洲的優越力，以華府會議劃一階段，是派赴歐洲方面的國民使節。其中有論及
一九二二年以後的英國勢力，由英日同盟的解除，雖並未降落，但在亞洲，可說已表示停止了。
在日本武力急速充實，倫敦條約已被廢棄的今天，對於如印度澳洲的防衛，英國是失其獨力擔當的自信，這一點，就是英日外交徘徊觀顧的由來。
當討論滿洲事變之時，國際的空氣，主張裁制日本頗佔優勢。故如國聯以外的美國斯汀生，蘇聯李維諾夫，都躍躍欲動。但是此時，西門外相却在最後反對裁制。這使美國感到失望，直至今日，美國論客尚追究其責任之所歸。

英國的遠東外交

日本「文藝春秋」五月號中，有一篇論英國外交的文字，著者藤田均，法學博士，政友會議員，日本泰晤士報主筆，並是派赴歐洲方面的國民使節。其中有論及

英國遠東外交的一節，譯述如下。
英國在亞洲的優越力，以華府會議劃一階段，是派赴歐洲方面的國民使節。其中有論及

一九二二年以後的英國勢力，由英日同盟的解除，雖並未降落，但在亞洲，可說已表示停止了。
在日本武力急速充實，倫敦條約已被廢棄的今天，對於如印度澳洲的防衛，英國是失其獨力擔當的自信，這一點，就是英日外交徘徊觀顧的由來。
當討論滿洲事變之時，國際的空氣，主張裁制日本頗佔優勢。故如國聯以外的美國斯汀生，蘇聯李維諾夫，都躍躍欲動。但是此時，西門外相却在最後反對裁制。這使美國感到失望，直至今日，美國論客尚追究其責任之所歸。

英國對於滿洲原來就不存什麼希望。但是問題所有，英國對事情更為擴大時，倘沒有明白的態度。英國心中所考慮的，是共產主義的社會革命與中產階級的國民革命，二者究竟以那一種比較安全呢？英國之在中國與在印度一樣，都是這麼打算。

日本的雙重失敗

N. Poffor

本報著者白飛氏(Nathaniel Poffor)去年曾來中國日本，為美國熟語東亞事情之權威，故其所見，頗可注意，本報載今年四月十三日出版之新共和國週刊。

如果要說一句話來把九個月的中日戰事總括起來，那麼我們可以說：日本軍部在日本，也像在中國一樣，曾打勝了最初幾仗，而現在却開始在兩方面都要戰敗了。到目前為止，它在日本是比在中國更成功一點。

日本軍部是爲了兩個主要目的來發動這戰事的。第一是對外：要在華北劃出一片特殊的區域，先使它成爲「自治的」，然後進一步的使它跟「滿洲國」與日本發生「合作」關係——最後變做一種由東京來統管的三個自給自足的單位。同時，也爲了在將來對蘇俄可能發生的戰事中，獲得到有利的戰略地位。第二目的乃是對內的：要在戰時需要的掩飾下對整個日本經濟建立一種軍事統制，或至少要使日本軍人在他們認爲必需的時候可以任意處置日本的工業和財政，而這樣的使大企業以耗費過鉅的理由否決各種軍事冒險的權力從此消滅。

在中國，日本軍部已經打勝了第一場戰事。它已經佔領了預定要成爲特殊地帶的北方諸省，同時也佔領了包含着全國最富饒的地方的長江下流。但目前雖最後決勝却還限九個月以前同樣的遙遠。反之，它的進展速率却在漸漸減退。

在日本，日本軍部也打勝了第一仗。全國總動員法是在議會裏強制通過了，這就成爲資本運用，匯兌活動，輸入品，和其它各種常態經濟活動，施行嚴格限制的許多辦法中的一個頂點。這辦法，使政府，即是使軍部，有了一種對整個日本經濟的集中管理權。它又是用那廣泛普遍的詞意起草的。可以說是把這國家全部的積蓄財富和自然資源都包括在內了。這樣，軍部竟把那些在日本向來是大實業之保障勢力的政黨打敗，而達到它所渴望了幾年的，沒有戰事就不能達到的目的。去年夏天，軍部所以要發動戰事，這也是一個重大關係。現在，軍部不僅統制着這國家的政府，同時統制着它的財富和生產富財的機器。但，除非軍部能在戰事尚未使它現在所統制的國民財富枯竭之前，就使中國完全戰敗，這勝利仍是空洞的。截止到現在，日本財富的枯竭，是比她的軍隊在中國領土上的進展急速得多。

無論在中國或在日本，日本軍部所處的情勢是漸漸困難了，而且，跟着戰事發展，困難每個月都在加緊。日本人現在已經失去了一切幻像。戰事在官方雖然仍被稱爲「偶然事件」，但在閉幕不久的議會集會的辯論中，勝利不過是幾星期的問題那一類假話是絕口不提了。日本人在七月發動戰事時以爲中國到十月就必須屈服。兩個月後，他們把這日期放到今年年初。在正月，他們又把這日期放到六

但是到了一九三七，三八年遠東的大變局，英國遂必須立其更進一步的具體政策。美國蘇俄。可說是遠東方面的協力者，美國的實行力與夫蘇俄的誠意，在今日是根本決定英國遠東政策，在維持東亞之勢力均衡，以爲保衛自己利益之最善方法，當俄國勢力盛時，曾援助日本，與日訂結同盟。但在今日日本支配遠東之時，英國究竟與誰相結以爲抵抗呢？這便是英國目前所遲疑不決的。

自中國國內漸趨統一以來，英國早就就是其擁護者。英國之意，以爲援助中國就可有自衛的能力了。倘若萬一竟力有未逮，——則海上有美國，陸上有蘇聯，儘可糾合各國的勢力以共當日本。(究竟英國有無與日本妥協之意，這裏暫且不提。)

英國拉攏美國的政策，是世界大戰以來一貫的方針，無論保守黨的鮑爾特溫，自由黨的路德喬治，以及勞工黨的麥克唐納，對於這一點，都是如此。在這裏，使其不克實現者，是美國的輿論。從大戰以來，日漸趨於孤立主義，到最近訂立「立法止，美國竟不想伸手於美洲大陸以外。

至於蘇聯，即如英國的示意，他從西伯利亞境界發生異狀之時起，就已竭力在求英國的歡心了，但在英國權力階級之中，直到今日，尙有視共產主義危險，以俄國國社主義爲其的威脅者。因此，英國的親德論者是在政界雖然具有其一部份勢力，

月。現在，照陸相杉山的說法，「還有極遠的路途要走呢。」現在，他們最大的希望乃是在今年年底結束戰爭。

這不是一個很結實的希望。照目前這速率，日本在夏季之前決不能到達漢口。事實上，他們必需比最近兩個月更努力許多，纔能在夏天到達那邊。

即使他們到了那邊，他們也祇比目前稍稍好轉了一點。「不使事態擴大」的敷衍政策，已經被認為不可實行而放棄了，日本不能在他們所認為便利的任何一處劃一條分界線，而停下來做和平的整頓工作。

直到現在，領土的強佔對他們也並沒有多大好處，因為還有許多未經擊潰的中國實力存在着。整備問題是太困難了，致使他們雖勝利而實無用處。七月以來，日本已經佔領了河北省和各鄰近區域，他們所得的實惠却祇有從龍烟礦區裏弄來的一些零星鐵片而已，因為日本不敢遠離駐軍中心去發展資源或從事任何其它工作。即使把漢口佔領，却還有漢口以西的廣大區域，還有在長江以南的半個中國，要去征服。

日本之所以要採用在北平和南京成立起新「政府」來的這種曖昧的策略，乃是爲了個緣故。這些政權，日本軍部之顯然的傀儡，對他們也無甚利益。它們對於中國人並沒有精神上的權威，而祇有從環境在它們四週的日本刺刀上得來的一種政治上的權威。新南京政權的人物正好算是日本失敗的

供狀。日本人幾個月來在那些被打倒了的，失去了信譽的中國政治娼妓羣中搜買着，要找些官吏來組織新政府。用盡威脅，誘惑，賄賂的手段，却仍然不能使較高級的人員接受。最後總算拼湊成功，並取了政府的名義，但這東西在中國人間却祇能引起譏笑或輕蔑。它的分子乃是中國政治生活之某一時代的糟粕。他們可以每星期跟日本簽一次和約，但是繼續抗戰的中國人數，並不會減少，他們的命令祇有在日軍勝利的時候纔有效。

他們可以用種種辦法來製造幻覺，使日本不致因不能獲得軍事的成功而丟臉，但這些辦法却不能阻止日本的財富源源不絕的去償付一場不會結束的戰爭。蔣相賀屋在議會裏勇敢的誇口說「國家甚至

可以支持每年大到二百億至三百億圓的開支」，而且「日本情勢並不會受到嚴重影響」，但後來的修改却明白的顯示了：所有的誇獎和他自己一樣，都知道他是在謬吹。

已經有不祥的朕兆了。預算數字的規模對日本已經大到駭人。來年的經費超過了七十五億圓，其中幾乎有五十億圓是爲戰事用途的。這比較前數年的預算大出二倍半，而在戰前，日本就已經除了發行赤字公債之外無法維持財政了。在戰前，已經難於募集八億圓一年的公債。現在，單單這一年，就要靠賣公債來集起五十二億圓光景，這當然辦不到

他們對莫斯科的不信，是相當的強。故當去年六七月間，西班牙問題糾紛至極時，保守黨政府頗有不願深入法蘇陣營的傾向。而斯大林對其反對派——即所謂托洛斯基派的軍人，政客，知識分子之大批殺戮，則亦爲使英人懷疑莫斯科之一因，實使一般輿論很抱反感。有名的奧尼華（假名）在去年六月十八日之紐約時報中說，這便是當此情勢，英國的大陸外交所以將蘇俄置於和平擲擲以外的原因。這情勢，至去年秋季乃有哈里法克斯之訪問柏林，迄至今日，則變成艾登告退，而爲哈里法克斯與張伯倫的外交。

但在歐洲，由英法德意暫時的安定，英國即能有透氣休息的機會，（即假定四國協定能够成功）遠東方面，由日本的发展，依然無法消除將來的不安，哈里法克斯之代替艾登，我們殊不能說是英國遠東政策的變更。英國之在遠東，若仍有一分一毫應守的權益，英國是必要堅守不放的。於是在這裏就更表示英美接近的重要性。張伯倫與其前數代的首相一樣，決不會離棄美國第一的方針。據現今法國之追隨英國一樣，英國是不得不跟着美國亦步亦趨。因之，關於中日事變，英國與竭力以與美國的步調相合，不遲於美國，也不過於美國。換句話說，英國在目前，除了採取以成立英美共同戰線作爲處置將來熊的消極方針外，並無他道。

在去年爲填補最初幾個月戰事的消耗而發行的公債中，還有十二億圓以上要在最近幾星期以前分配。

政府將依舊看一種漂亮的，不公開認識的通貨膨脹政策。公債將發行給日本銀行，日本銀行就把一部分強派給別的銀行，而其餘的，就以償付支票，併發行鈔票來報銷債券。這將是一種滯記上的事件，祇要半獨裁制對內能防止任何通貨問題的困難，而又有充分的貯金可以對外支持日元的價值，那就沒有問題。但是曾屋先生有一次會疏忽的談起他的新賦計劃，他說：「我不相信這計劃本身就够避免不良的通貨膨脹，但我想它也有點幫助。」又有一位政友會的議員在議會裏說：「僅僅把債券在日本銀行和金融界之間送來送去，是祇會引起通貨膨脹，這是很顯然的。」的確這在日本已經是有目共見，因此有思想的日本人不得不加緊注意。日本沒有充分的流動資本可以供給戰事之進行所必需的信用基礎，同時也沒有希望最近的將來增加充分的國家收入，可以履行那些純粹是紙上的規約。現在，祇有那些在實際上即是全面動員的辦法，纔能暫時把日本支持住。

畢竟能否支持到暫時以上，是早就成爲疑問了。通貨膨脹可比從國庫計算更有力的方面算出來。其中較嚴重的一種乃是物價水準的提高。日本銀

行二月分的指數說明比去年二月分提高了百分之十，比戰事開始時提高了百分之六以上。這遲早將反映在日本輸出品價格上，而日本向國外購買軍火和軍需原料的交易，却完全要靠她的輸出品。照日本去年那種不利的貿易平衡的比率，在不到一年之內，總即將完全用輸出品來償付這大部分國外的購買了，她的輸出品價格的提高，再加上她現在的若干種限制貨品的重價關稅，一定會束縛她的對外貿易，而打擊到國防線上最薄弱的一點。

戰事的影響已經顯露在對外貿易的數字上了。一九三八年最初七星期內，日本輸出品比到去年是低落了百分之二九·四。在中國的戰事已經間接的并直接的耗費了一注異常的代價。輸入超過輸出數億固然可以看出較去年爲小，但在一個星期內，不利的比數仍然高達四千四百萬圓。照這比率，這一年是需要把三億以上的金圓送到外國去。也許還不止此數，因爲去年爲備戰而大量的貯藏起來的軍事供應品的準備，現正是正在提用，而將來又必需要補足的。在戰事結束之前輸入將增加，而輸出却在減退。日本的成功或失敗，能把困難解決，或將瓦解，主要的要看對外貿易，而未來的展望却絕不能算樂觀。日本除非能够把對外貿易增加到遠超過當她作着著名的貿易進攻時的那最好的幾年的情形，她就不能渡過這關頭。但從各方面，對外貿易却反而在衰落。

日本國內的背景是如此，日本軍部卻發現它自己是處於這麼一個情況中：它必需征服全中國，否則就得承認失敗而退却。那後一個辦法，它即使能够做，也是不願做的。前一個辦法的困難，它現在是正開始感覺到了，它尚未感覺到的，乃是這不但困難，要正確一點，簡直應該說是不可能。日本軍部所担任的工作是顯然的增加，而進展却在減退，用以執行這工作的資金當然也跟着縮小了。甚至在人力方面，衰滅得也是非常嚴重。杉山大將在二月初已公然承認。在那時爲止，日軍已經戰死了二萬人。日本人是慣於把災禍數字說小一點的。也實際上死傷還要多。在黃河邊和臨海路一帶的激戰中，從那時以後，大致又死掉了一萬人。按照一般人所同意的死傷的比例，這意義就是說整個兒已經損失了十二萬人。事實上也許還要大得多。

自從日本人在一八五三年從閉關中走出來以至今日，他們是從來沒有受到像在去年七月以來的九個月間所受的那麼多的教訓過，但他們却還在作作不知。他們是在嘗試着同時的征服中國，征服歐羅巴，并征服時間。後面兩個，他們以前是根本沒有想到，對前面一個，他們又大大的估計錯了。他們是極危險的在對第一個作着遲緩的進展，而對第三個，卻竟逐漸在戰敗。將來，日本一定還要受到更嚴厲的教訓的。

中國文化與中國需要的文字

王玉川

讀「中國字與拉丁化」有感

在五月二日的滄海報上看到了陳秋圃先的一篇「專論」，題目是：「中國字與拉丁化」。我讀罷這篇「專論」之後，不由得發生了一種極沈痛的感想。

我覺得我們中國民族的祖先確乎有創造的天才，很值得我們佩服。試想四千年前，全世界的人類都還很野蠻。中國民族在那時候當然也很野蠻，可是比較起來，我們那時的祖先就不能不較最富於創造天才的民族了。要知道那時既沒有幾千年的文化積累可資憑藉，也沒有東西洋的實文科學可供參考，然而我們的祖先居然能創造「文字」這種劃時代的工具來，真真值得我們佩服。自然，用現代人的眼光看這套文字工具（漢字）確乎有許多缺點，可是就古人來說，這就很難能而可貴了。但是反過來再看幾千年後，我們這些現代的中國人，我們不能不感覺慚愧。我們應該慚愧的有兩點，一點是：時至今日，還有許多「古迷」們只知道抱殘守缺，不求進步。一點是：生於中國，偏有許多「洋迷」們只知道盲目地模仿外國，尤其是蘇聯。

古迷們盲目地迷信三三四千年前，野蠻時代的工具——漢字，而反對改革，誠然是反進化的頑固黨，固然可氣。反之，洋迷們只是盲目地模仿蘇聯，蘇聯境中有六十幾種民族都採用了拉丁化新文字，於是我們中國的洋迷大家也販來了一套中國的拉丁化新文字，蘇聯的拉丁化沒有聲調，於是中國的拉

丁化也就反對標聲調，蘇聯的拉丁化是排切各民族語的，於是中國的拉丁化也就大提倡方言，反對國語，現放着中國民族自己的天才學者如趙元任先生，錢玄同先生，黎錦熙先生，林語堂先生，劉半農先生，呂恰先生，周辨明先生等所創造的最進步的，最精密而又不難的「國語羅馬字」，和趙元任先生，羅莘田先生，白滌洲先生等所創造的「方言羅馬字」不提，偏要非提倡從海參威傳來的，盲目地模仿蘇聯的，「拉丁化新文字」不可，這只是失去民族自信心，缺乏獨立判斷力的，盲從者，也實在可憐。

實在說起來，拉丁化並不是不可以反對，不過要照陳秋圃先生這種反對法，不但不能糾正拉丁化的錯誤，反而會使拉丁化更增加自信，越法努力推行起來，因為陳先生反對於拉丁化太沒有研究，只是盲目的反對，提出來的理由半是臆斷不對馬嘮，這如何能令拉丁化心服口服呢？

陳先生的原文一共分三段。第一段講國字之起源。在這一段裏陳先生引徵了許慎的說文，荀子的解蔽篇，韓非子的五蠹篇，呂氏春秋的君守篇，證明中國字是會韻造的。並且說伏羲作「龍書」，神農「種書」，黃帝作「雲書」，少昊作「鸞鳳書」，高陽作「蝌蚪文」，高辛作「仙人書」，堯作「龜書」，禹作「鐘鼎」之說，不可憑信。中國字是不是會韻造的，這是另一個問題。就

算是會韻造的，也很難說：「因為中國字是會韻造的，所以就不應該拉丁化。」而況拉丁化者所採拉丁化的並不是中國「字」，而是中國「話」。大概陳先生不會再引經據典的說中國「話」也是會韻造的吧？

第二段講國字之構造。在這一段裏，陳先生又徵引了說文和邵祖平先生對於「六書」的解釋和分類，說明中國古人造字的六種方法。陳先生徵引這些別人的話無非想說明一個極簡單的意思，就是：「中國文字以形為主非以音為主，所以不能拉丁化」。

拉丁化並不是不可以反對，不過用這種理由來反對拉丁化不但表示先生對於「拉丁化」沒有研究而且表示陳先生對於「中國字」的研究也還不夠。我現在把錢玄同先用的話抄一段在下邊，請大家看看，究竟陳秋圃先生的意見對呢，還是錢玄同先生的意見對。

（A）他們以為世界上的文字可分為兩類：（一）衍音的文字，如印度，西洋文，以及回文，滿文，藏文等等，都是用字母拼音以成的。（二）衍形的文字，就是中國文，用象形等方法構成的。衍形文字的形體與意義有密切的關係，例如篆文「日，月，鳥，牛，羊」等字的形都代表字義的，離掉字形就看不出字義來。就是諧聲字，也是形為主的。凡鳥類字用鳥旁，例如「鳩，鸞，鷹……」等等。水類字用水旁，例如「江，河，漢……」等等。要明瞭字義，全靠研究字形。這樣看來，中國文字是以形為主的。因為主形的緣故，所以漢字

有很多的同音字，而其義可以由字形來分別。如果用羅馬字，去掉原來的字形，那麼，同音的字就要鬧混淆，無從區別了。這豈不是要發生義異而音同的大毛病嗎？衍音的字是以「不同音」來區別字義的，衍形的字是以「不同形」來區別字義的。音同而形異，則同音的雖多，了無妨礙。要是把幾十個同音而異形的漢字改用羅馬字拼音，則原來幾十個字形就要合作一個，牠們的字形既同，自然於義就無從區別了。……

「……據我研究，事實完全不是這樣。」
「(a)中國字是不是衍形字？牠們不知道造字和用字的不同。不錯，漢字在初造時確是主形的；可是到了應用起來，便完全主音，對於字形只看作音的符號，牠為什麼造成那樣的形，那樣的形表什麼意義，是不去理會牠的。你看，古文籀篆變而為隸楷行草，又變為破體小寫，把初造時那個有意義的形變的不可究詰，在應用上只覺得書寫之日趨於便利，從沒有人感到因原形消失而發生意義不明瞭的弊病。這豈可以證明漢字在造時雖然主形，而用時却把有意義的形只看作音的符號罷了。因此，再進一步，只要是同音的字，那許多不同的形，用的人把牠們看作一個東西——某音的符號，凡用這個音，無論寫那個形都可以。「六書」中的「假借」，除了「引申」和「本無其字，依聲託事」(這類也是主音的，因為與這星所說的性質上微有不同，所以把牠提開

那兩類外，以「同音假借」，佔極大部分，無論古今哪篇文章，十個字之中，同音假借的字至少總有兩三個。所謂同音假借，例如「伏羲」，有「虛戲，伏羲，包羲，包犧，包犧」種種寫法，還有把第二個字寫作「若」的，這許多不同之字，寫的人都不過作爲「音」(因爲古音無徵，爲便於講說計，即借國音的符號罷了。又如「仲尼」，有「中尼，仲尼」種種寫法，這也是作爲「音」兩個音的符號用的。又如傳詩經的有齊，魯，韓，毛四家，他們的文字互有異同，十分之九以上都是把同音的字隨便寫哪個，以致歧異，這都可以查考得出的。又如春秋有左傳，公羊穀梁三家，他們的傳雖不同，而經是相同的，但經中的字也很不相同，例如隱公元年經中有一個地名，左傳作「穀」，公羊穀梁都作「味」，這也不過作爲「音」兩個音的符號罷了。此外如周秦諸子，史記，漢書，等書，牠後面所用的字，這本書寫這個字，那本又寫另一個字，也只是顧字音而不顧字形的緣故。我再來說一件故事。從前做八股的時候，有陸潤庠其人者也者看考卷，看見一本卷子把「感慨」寫成「感概」。他說：「這一定是寫白字，感慨是從心裏發出來的，不是從木頭裏發出來的，如何可以寫木旁呢！」別人笑他：「自己沒有讀過漢書，反要來說人家寫白字，豈不可笑！」原來漢書裏是有「感慨」這個寫法的。那時對於「慨」，「概」，兩字，也不過作爲「Kaey」或「Doi」音的符號罷了，

心旁也可，木旁也可，就牛旁，犬旁，魚旁，鳥旁，火旁，水旁，土旁，山旁乃至形體全異的也無不可，只要同音就行。又如「飛」，「蜚」兩個字，都可以作爲「音」的符號，所以史記裏把「飛鴻」寫做「蜚鴻」。現在的人以爲「蜚」字很古雅，用「蜚」……來頌揚人，但若問「蜚」字的本形本意，牠原來是「臭虫」，那麼「蜚」不是「臭氣洋溢」嗎？這樣的頌揚，豈不可笑，但是並沒有什麼不應該，因爲用「蜚」字的時候，只注意牠的音是「飛」，並不管牠的本義是「臭虫」啊。又如古書中「成湯」的「湯」字沒有別的寫法，但在商代的甲骨文裏却寫作「成唐」，這也是因爲「湯」，「唐」音同罷了。山上數例看來，在現在見到的最古的文章——甲骨文——中就有「同音假借」的字了。到了現在，那就更隨便了，例如白話裏所用「什麼」這個字，有寫作「甚麼」，「什嗎」，「甚嗎」的，好像重疊字與也說過，還有寫作「拾沒」的(肥不消察了)，這都不過作爲「Shen」兩個音的符號罷了。此外「灶」作「皂」，「價」作「介」，「龜」作「几」，「乾」作「干」，「蘿蔔」作「羅卜」，「鑼錘」作「雲吞」，「漢書」作「汗書」，「叢書」作「從書」之類，凡平民應用的文字，像這種用同音假借之法，很多。從「成唐」到「汗書」，三千多年以來用字都是主音而不主形的。用字既然主音而不主形，那麼字時儘管是用形法，實在不切於實用；若

改用衍音法造字，不但是可能，而且只有便利適用，因為漢字的同音字如此其多，在實際上就等於一個音弄成許多符號，這實在太使人耳目了；若說既採用羅馬字母，一個音只用一個符號，豈不省事？

「……漢字在應用時是主音而不主形，這話已說過了。但是看了漢字的字形，多少總可以猜出一點意義來，這是一般人都作如此想的，所以我現在還要再加說幾句。例如看了「果」字從「木」，可以猜出這是「果」的意義，這固然不錯。但是「果敢」和「果然」，與「木」全無關係，而由這個從「木」的「果」字，這不但沒有猜出意義的好處，而且從字形上反要發生意義的混亂。例如「果」字，Guoqian和Guoran，倒沒有毛病。而「果子」寫作Guotz，看不出「木」來，也毫無不便。又如「猶豫」本與「容與」是一個字，只不過發音小異而已（古音或者完全一樣也難說，因用了「猶豫」二字猶從「犬」，據從「象」，於是望文生訓，有什麼「猶豫」二獸，進退多疑，故疑惑不決曰猶豫」，這樣很可笑。解說了：若寫拼音字作Youyuh，則斬盡蕪藤，不生枝節，實在比可以從字形中猜出意義的漢字好得多。況且漢字從變雜楷以後，哪兒有象形的味兒？鳥的脚，馬的脚，魚的尾巴，火（如焦，熱等字），樹根（「無」字，下本從「林」，四點是林字下半的變體），都變成平列的四點，這像形還有什麼價值？

我以為漢字最初是象形，後來造的還是行形的，但是造字時儘管從形上着想，而用字時却完全把牠有聲音的符號。在形的地位上看，古文猶象變為隸楷形草，又變為破體小篆，把有意義的形變到不可究詰，實在太胡鬧了；又，某字專為某義而造，偏偏不用牠，要亂寫和牠同音的字，這也是一種胡鬧。所以以前好古的學者喜歡照著篆文改楷書，而且嚴行杜絕破體小篆，又要不寫同音以借字而寫本字，這種主張倒不能說牠沒有道理的。可是站在文字變遷的地位上看，則破體小篆之變更不形，同音假借之拋棄本字，都是把文字看作音的符號，不在形中去找意義，應該承認這實在是文字的進化。既然主音不主形，形只為音的符號，則「對」變為「對」，「聲」變為「聲」，其功用完全等於Dney'sheng，自然愈簡易愈好，毫無所謂胡鬧。「灶」借用「皂」，「漢」借用「汗」，其功用完全等於Taw'sheng，自然同音的字隨便寫哪個都行，也毫無所謂胡鬧。破體小篆和同音假借固然是文字的進化，然而尚未達一問，因為破體小篆還不很簡，許許多多同音的字還未曾寫成一個；換言之，還未曾把幾千幾萬的漢字簡成幾十個拼音的字母。試看，秦朝不到二十年工夫，文字就改變了三次，大篆改為小篆，小篆改為隸書，隸書改為草書，改革何其勇猛！可恨從漢以來二千年中滯滯不進（破體小篆還是用的隸草的方法，同音假借也是漢以前早就有的方法

，不過這兩種方法只有民衆還自由使用，至於學士文人即一味好古，復古，復古，對於這兩種方法總是嚴行禁止，不許人家使用的，到了現在，漢字竟成了教育上最大的障礙物。咱們若真心愛國，希望中國教育普及，與世界並駕齊驅，就應該順了漢字在歷史上變遷的趨勢，「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把國語寫成拼音文字，這是咱們今後極切要的工作。」——夏歷史的漢字改革論，疑古玄同先生在北京大學第二院演講，原文載新生第一卷第八期。（未完）

編後

編者

- 一、敵國內閣改組，這是國際上一件重大的事。本期關於這個問題有二篇論文。因各文係由不同的方面來論述敵閣改組的意義的，本刊全部登載出來，使讀者對敵閣改組得有澈底的系統的了解。
- 二、王正川先生的「中國文化與中國需要的文字」送來已有半個多月，因篇幅關係，本期才得發表，應向作者致歉。還有一半，下期可以續完。
- 三、本期因稿件擁擠，孫幾伊先生的一篇近東的新風雲，已經排好版，不得不臨時撤下，留待下期登載，也是應該向讀者告，向作者致歉的。
- 四、日本的變重失敗，作者的觀察和分析是極正確極深刻的，讀者要注注意。